

营山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

目 录

营山县农民革命运动简介	杨春薇 (1)
四川一、二军在营山丰安铺之战侧记	方志熙 (6)
军阀颜德基与土匪胡占鳌一次斗争	方志熙 段秉中 杨伯武 张国治口述 文史组整理 (8)
冯玉祥在营山一次剿匪	方志熙 张国治 吴训古口述 文史组整理 (11)
营山竞选国大代表之争	王济民 (14)
营山最早一家机器织布厂	廖次达口述 文史组整理 (18)
营山白塔	郭玉成 (20)
营山感应寺	郭受祺 (21)

营山县农民革命运动简介

(1925 — 1927年)

一、引 言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了配合北伐，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开展起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四川省营山县的农民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组织与发动下，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营山的农民革命运动成了四川之冠。

营山地处川北，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收入甚微，生活十分艰苦。民国初年，又兼之兵匪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豪绅，高租高息，巧取豪夺，不一而足，致使农民生活濒临绝境。待机而起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二、营山农民革命运动简况

营山农民革命运动最早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为杨伯恺（又名杨道镛）。杨伯恺家住营山骆市乡杨家坝（现小蓬乡五村），第一次欧战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

四年回到重庆，任中法大学教务长。一九二五年冬，杨受吴玉章派遣，与中法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郭经阶（系小蓬乡人）相联系，在文昌宫（现小蓬乡一村完小校址）创办了平民夜校一所，作为宣传革命、开展农民运动的阵地，这是营山农民革命运动的起点。

平民夜校与农民运动的活动经费由上级党组织拨给。夜校由郭经阶负责，选择进步知识分子任教员。他们采取联亲串友的办法，发动农民入夜校学习。学员有男的，也有女的，夜校自编教材，除教识字、珠算、唱歌等外，还由杨伯恺郭经阶讲授时事，讲授马列主义知识，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农民要翻身、妇女要解放的道理；并揭露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夜校入学的人数逐渐增多，农民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到了一九二六年，夜校人数达到一百多。为了加强领导力量，上级党组织从重庆派了党员童公茂、李介、胥光汉来营山与郭经阶共同工作。在夜校的基础上，积极在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团员，组织农协会，组织农民武装。一九二六年是营山农民运动大发展的一年，农民运动的开展以骆市乡杨家坝为中心组建农协会，逐渐由近及远，向四周农村乡镇扩展。第一步是以夜校中的骨干分子杨思富、杨绍槐、郭松涛、林步清出面在建通庵和鳌鱼咀两处先后建立农协会，发动农民入会。接着又在杨家花园、林家沟、郭家庙、平滩子等地建立农协会组织，农民入农会的十分踊跃。各农协会都设有领导人负责：杨家坝、文昌宫、杨家花园的农会由杨恒风、杨绍槐负责；林家沟农会由郭松涛、林步清负责；郭家庙农会由廖锡九的儿子廖××负责。骆市、小蓬一带的农协会成立后，又派杨绍槐、杨建启分头以串联的方式

到小桥、黄渡、大庙、骆市、七涧等乡宣传组织农协会。这样一来，营山东路各乡镇的农协会普遍建立起来了。农协会员也激增至三千人左右。

在此时，杨伯恺郭经阶又派遣知识分子中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杨联超、任季良、李化初、冯宛澜（此人后来叛变）等在各小学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配合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土豪劣绅，致使营山东路农民运动形成暴风骤雨之势，一切反动势力，只有龟缩一域，不敢任意胡作非为。

东路农民协会不断建立，农会会员不断增加，为巩固组织，打击反动势力，党组织又派出党员杨思富（此人于一九三三年配合红军作战时不幸牺牲）在农会中组织农民武装。农民武装配有大刀、长矛、火枪、少许步枪和鸟枪。土豪劣绅慑于农民协会的威势，不敢公开反对，只有背后造谣说：

“学生管教不严是师之惰，农民管教不严是父之过。”经农会一阵质问，造谣者只有当面道歉，夹起尾巴逃走了。东路的农民协会为了压制土豪劣绅气焰，打击他们的威风，曾想出一个巧妙办法给以惩治。那时骆市乡的团总钟升三是个作威作福、贪鄙无厌的家伙，农民十分痛恨。钟升三把持乡上一切税收大权，与当地驻军冯营长分赃不平，发生矛盾。于是农民联名向驻军控告钟升三贪赃枉法的罪行，驻军正在找钟升三的漏眼，借此机会将钟升三扣押，钟怕人吃亏，只有缴罚款四千元大洋，才被释放。农民协会第一个回合就取得了胜利，大长了自己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钟升三再也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当营山东路农民运动兴起之际，城区的党团员唐荣松

(唐尚仁)、张瀚(陈同生)、郭溯如以团支部为核心(当时只成立了共青团支部),与东路的郭经阶、杨静环(杨伯恺的妹妹)取得联系,也以办夜校作为农民运动的起点,向营山南路的城南镇、茶盘乡、观音乡、西桥乡,西路的新民乡,不断建立农民协会,吸收农民入会,声势不断壮大,致使营山东路与南路的农民组织联成一气,汇成了一条农民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奔腾向前,形势大好,至此,营山全县建立了区农民协会二十二个,乡农民协会四十八个,农会会员约五千人,农民武装近二千人。当时四川省党的领导人杨闇公以赞许的口吻称道:“营山的农民运动为全川之冠。”

一九二七年秋天,当北伐军从南至北胜利进军之际,北方军阀节节败退,岌岌可危,而英、日帝国主义不甘心其走狗的失败,在我国北方和四川制造了一系列惨案进行挑衅。营山的农民协会为了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和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万县,制造“九五惨案”的血腥罪行,同时为了检阅一次营山农民革命运动的力量,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东路和南路两支农民革命运动的主力,在党、团员的领导和组织下,进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挑选了精干的农民协会会员一千多人。游行队伍,庄严整齐,前边四面大红旗开路,游行着每人手持三角小纸旗一面,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们妇女要解放!……”。游行队伍走至磨子街,就被驻军何光烈部的胡锡申旅所阻拦,不让游行队伍进城。农协会派出代表向驻军交涉,声称:“我们要会任县长(任正格),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递交抗议书。驻军与县长任正格为正义所迫,借口所谓“要维持城内治安,

农协会可派代表面见县长，游行队伍只能在城外”。农协会的领导考虑到不与驻军发生冲突，不作无谓牺牲，接受了只派代表进城请愿的条件，于是农协会选派了代表数十人，向任正格递交了抗议书。任正格表面敷衍，答应将抗议书转达。接着游行队伍齐集东门外书院大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郭经阶、杨平山登台讲演，揭露了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制造流血惨案、屠杀中国人民滔天罪行；也揭露了土豪劣绅压榨剥削农民的罪恶。提出了“民众要团结”、“农民和妇女要解放”的口号，这次示威游行和召开群众大会，由于党的领导、组织严密，又提出了适当的口号，反动派无懈可击，进行得很成功，达到了农协会预期的目的。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随之叛变革命，国民党右派露出了狰狞面目，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淹没在血泊之中，营山的农民革命运动也从高潮转入低潮。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前后，营山党、团负责人杨伯恺、陈同生、唐荣松等先后离开营山，郭渊如被军阀胡锡生逮捕（郭由重庆的向时俊军长保出后病死），郭经阶在骆市乡也被捕，由车团长（车跃先）秘密释放，后去重庆。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由陈朝佐领导转入地下活动。杨思富领导的农民武装也隐蔽起来，等待机会再起。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营山时，地下党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杨思富领导的农民武装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对刘湘、杨森的反动军队给了沉重的打击，杨思富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据调查，以骆市乡杨家坝为中心的农民武装和农协会会员参加红军的有一千多人，至此，营山的革命斗争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杨春微 整理）

四川一、二两军在营山 丰 窠 铺 之 战 侧 记

民国建立以后，封建势力没遭到打击，各地军阀割据自雄，连年内战，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四川军阀混战，范围之广，危害之烈，为全国所罕见。营山地处穷乡僻壤，也惨遭混战祸害，民众怨声载道，现仅就亲身见闻，回忆追述，以期从一侧窥见全貌，有助于了解当时真实情况。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初秋，川军但懋辛的第一军和军阀杨森的第三军在川东混战。第一军节节失利，经梁山（今梁平）、大竹、渠县、营山、蓬安败退到南充后才稳住阵脚，在南充龙门场一带，凭嘉陵江天堑，布防休整。第二军追逐数百里后，也留在渠县等待后续部队，暂停追击。

当时，营山属熊克武部何光烈第五师防区。何与但属同一系统，但部队退经营山时，何师驻营部队，也随但部一道撤离营山，退驻南充。于是营山遂成为真空地带。

不久，但部经过休整补充，逐步扩大地盘，又回军东进蓬安，潜移我县丰窠铺一带抢占险山要道，构筑秘密工事，以为第一道防线。

农历八月初，杨森的第三军由渠县移驻营山县城。全城顿时形成兵山一座，九宫十庙，塞满队伍，较好民房，均被大小军官强住；家家腊肉鸡鸭被掠一空、泡菜菜亦遭搜刮殆

尽，老百姓无不痛恨，惟敢怒而不敢言。我家驻扎一个团部，堂屋被占用，两侧房间也作为吴姓团长等的卧室，全家大小都挤在堂后小屋。

次日下午，吴团在堂屋内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明天的战斗，内有营连级军官二十余人参加，我在隔壁房内断断续续听到他们时而大声争论，时而悄声密语，多数人气壮如牛，口口声声但部已是惊弓之鸟，明天出战，敌人不堪一击，定能一举全歼敌人精锐。其中有一人说：“我军追击迟缓，已失良机，让敌人养好了创伤，又得到增援。据侦察，敌军已在丰稷铺一线部署了重兵，构筑了工事，我们远道出击，劳师动众，敌军却可凭险据守，以逸待劳。困兽犹斗，何况战争？情况于我颇为不利，不可冒昧强攻。”并建议：“团部立即报告军部，采用迂回战术，绕道进攻周口方为上策。”会议直开至傍晚方散。

第二天拂晓，杨部恃兵力强大，仗战胜余威，仍用硬攻，企图一鼓作气，夺取丰稷铺险要，打通前进道路，用他的精锐饶团为主攻部队，直向丰稷铺仰攻；以另两支部队从侧翼包抄。饶部刚到丰稷铺半山，即遭到但部猛烈阻击，第一军依靠明暗工事，枪炮齐发，左右山峰也同时炮声隆隆，杀声动地，以高屋建瓴之势，倾泻而下。饶团三面受敌，伤亡惨重，团长饶某被立毙阵前，残兵败卒亡命奔逃，溃不成军。后续部队被冲乱了阵脚，也随同两翼败兵夺路逃遁，但部乘胜穷追不仅重占了营山一直追击到营渠边境的静边寺。适逢渠河水涨，水势汹涌，又无船只渡河，杨森溃军为了逃命，官兵只有只身泅渡，结果淹死者不计其数。最后一直将杨森残部赶出四川，逃入湖北。

战后丰窠铺一带农民才开镰收割，发现稻田内有不少士兵尸体，还有遗弃的很多枪炮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这些东西，均为回驻营山的何光烈部作为战利品而全部收去。这年因两军混战，尤其是杨部的大肆搜刮，拉夫数百名青壮（农民）夫役作了他们死伤兵员的补充，老弱的才得到释放。这就为四川军阀在我县的拉兵由杨森开创了先例。军阀混战又耽误了季节，黄谷脱落田里，我县西路几乡，大春收获锐减，深秋瘟疫流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灾害。正如老百姓所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是四川军阀混战，在我县的最大的战祸之一。

方志熙 写稿

军阀颜德基与土匪胡占鳌一次斗争

辛亥革命以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性质，其结果全国各地出现了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兼并地盘，相互屠杀的局面。地处四川北部的农村城市营山情况也是一样。这里记述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军阀颜德基与土匪头子胡占鳌在营山一次斗争中，屠杀胡匪部下一百二十余人的骇人听闻事件。

胡占鳌蓬安福德乡人，是川北一带的巨匪头目。他拖着一支上千人的匪“棚子”（土匪队伍），在蓬安、南充、渠县、仪陇、营山一带干着绑票（黑话把被绑架者称肥猪，又叫拉肥猪）抢劫、杀人、放火的勾当，老百姓恨之入骨。

民国十一年，胡占鳌占据营山后，仗恃他人多枪多，想过一下官瘾（因为民国初年时官时匪是常事）就向靖国军总司令颜德基投诚。被提升为靖国军第一纵队司令。颜德基当时是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其实他的队伍大半也都是土匪组成，只名义上是“国军”罢了。颜德基总部驻扎达县，他所辖防区有渠县、巴中、阆中、仪陇、营山等地。

胡占鳌向颜德基投诚后为了表明他现在是“官”不是匪了，接受了颜德基委派来的营山县长和征收局长。这样做也不过是走过场，抹门面而已，实际上胡的队伍匪性并未有丝毫改变。胡占鳌在营山除以靖国军名义公开向营山大小士绅、商号经常勒索伙饷（钱粮）外，又放纵下面的兄弟伙，不论白天黑夜，在营山城内城外公然抢劫和拉“肥猪”。据当时的目睹者说：营山城内大庙宇的奎星阁就是胡占鳌这个匪队伍关“肥猪”的“猪圈”，每个奎星阁都挤满了“肥猪”，地无虚席，可见人民群众受害之深。胡占鳌所关起的每一条“肥猪”，一般都根据其家庭经济情况定价，限期由该“肥猪”家属赎取，到时不赎取，“肥猪”就有被杀害的危险。“肥猪”的身价是颇为昂贵的，胡匪给一条大“肥猪”要索取身价一挑或几挑银子（每挑折大洋一千四百元）。最小的“肥猪”也要索取身价银一百两，营山本穷乡僻壤，那来这么多的银子呢？为了赎回自己的亲人，有些“肥猪”的家属雇请工匠制造假银子作为赎金，即以纯银作外壳，内部夹杂以烂铜烂铁。土匪们不认识银子的真假，只要付足银子就放人。胡占鳌在营山用拉“肥猪”办法搜刮的银子确实不少，但是问题来了，这些银子拿到市场买东西，商人们一见就知道是假的，都不愿意卖货，假银子用不出去，胡占鳌很不甘心，他叫部

下带着武器到征收局以银子换银元，县征收局经管钱粮的人员，当然识别银子的真假，对这些假银一律不予兑换。这帮匪徒却嚷着要找征收局长算账。征收局长唐焕亭知道若不兑换银元，自己要吃大亏，只好从后门逃走。胡占鳌部下找不到唐焕亭，一气之下，将征收局捣毁砸烂，并将财物搜抢一空。唐焕亭得此消息，连夜奔赴达县向颜德基告状。颜德基闻讯怒火三丈，决心要将胡占鳌匪部大小头目一网打尽。就在这年十月颜德基亲自带了三个团的兵力，从达县开赴营山清剿胡占鳌部。颜的这个行动是很秘密的，派他的第一团团长龙占魁打前站先到营山，名义上是与胡占鳌商议“军机大事”。龙占魁也是土匪出身，接受颜德基招安，才当上团长的。龙与胡占鳌原是掉把弟兄，是有交情的。龙占魁派遣心腹半夜到达营山城东门。那时城门紧闭，龙的心腹进不了城，就在城下大声喊叫：“有紧急公事，快开城门！”胡占鳌在东门只驻了一班人，由一个排长率领看守城门。听说有紧急公事，半夜要进城，才问：“你们是那一部的？有多少人？有公文没有？”城下人回答说：“我们是龙团长部派来的，只有一个人，有公文。”城上卫兵到城门边说：“把公文拿来。”城外的人从城门小洞上递进一张名片，上写着团长龙占魁的名字，名字周围用火烧了七个小孔（在土匪行帮里，这表示情况非常紧急的意思）。排长收了名片，马上叫打开城门，龙占魁就这样暗地通知了胡占鳌，胡立即带领心腹部队向新店通天方向逃走。第二天中午颜德基所率领的龙占魁、花茂如等三个团才陆续到达，一部份队伍进城，一部份驻扎城外，控制各个制高点。颜占基进城后当天下午召集胡占鳌匪部在县政府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约五十来人，全部

被捕。与此同时，又将胡部留守的匪兵一齐缴械拘捕。颜德基不加审讯，立即在大堂坝将带队匪首四人砍头示众。随即在文庙宫墙外和二体育场两处杀死近五十人。第二天又将匪兵七十二人（包括伙夫和新兵）绑赴北门操坝（现在酒厂下面河边的坝子）砍头。被杀者从城门洞分批押至刑场，一律用马刀劈去脑袋，杀了一批又一批。当时的目睹者说：由于杀的人多，鲜血流进了北门河，河水都染成了一片殷红，砍头完毕，监斩官一验尸体，却有七十三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去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卖柴的农民，被这屠杀的场面吓呆了，不知回避，被刽子手也当成匪徒胡乱地抓来杀了，无辜群众也做了屈死冤鬼。

颜德基在营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仅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就杀死了一百二十多个胡匪官兵，这是民国初年兵匪混乱之中在我县杀人最多的一次。

方志熙 段秉中 杨伯武 张国治 口述

营山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整理

冯王祥在营山一次剿匪

民国初年在川北有两个势力最强、号召力最大的巨匪头目，一个名赖桂三，一个名郑绰然（人称郑老大王），其中以赖桂三最为著称。

赖桂三原籍合川县，因为他所控制的“棚子”（土匪队伍）被官军击溃暴露目标后才潜居营山小桥，力量一天比一天大，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响，在川北和川东数十县没有一个土

匪头目不听他的指挥，不要说四川，就是陕西、湖北一带，只要赖桂三一张名片，在混水袍哥中都是吃得开的。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一说赖桂三的威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盘踞在广安、岳池一带的土匪头目刘月修，手下掌握一千多支枪。一次刘月修的匪队伍要借道营山去三汇峡。事先刘就派人请求赖大哥（赖本是浑水袍哥中的大爷，有人也称为赖五爷）借道。消息传到城里，大小商号都纷纷转移贵重商品，以防抢劫。一天清晨，刘的先进人员取道龙王寨向小桥进发。赖得知此事颇为震怒，立即披衣起床，拄着长叶子烟杆，亲赴场口龙马庙沟，警告刘的“棚子”，说“我住小桥，不准经过我的街上”，刘也就乖乖地绕道静边去三汇峡去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初，广安的巨匪头目郑绰然（郑启和的父亲）的匪“棚子”住在营山边境双河场（经赖的许可）。郑的“红旗管五”苗万和，与本地一个巨匪头目陈兆祥的“红旗管五”官青山，为争夺一个女人，发生冲突，得不到解决，告到赖桂三手下。于是，赖就摆香堂“传堂”（邀请各路匪首议事），查明结果，是官青山端了苗万和的甌子（野女人）。赖下令将官青山拉在小桥河坝里“传”了（处死）。本来，官青山去时就带了几十条枪准备保护自己，但慑于赖的威势，官的兄弟伙动都不敢动。赖桂三力量之大可见一斑，但是，赖桂三和郑绰然在民国四年下年却碰上了冯玉祥，赖遭到枪毙，郑被砍了脑袋。

民国四年，袁世凯命旅长冯玉祥驻扎陕西汉中，与袁世凯的亲信四川都督陈宦（陈二庵）互相呼应，监视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那时川、滇、黔的革命党人已有行动，袁世凯命冯玉祥到川北与在川西的陈二庵相配合，向川南进行包围。冯玉

祥进四川还有一个清剿土匪的任务。一九一五年上年，冯玉祥到广元后，已探知营山的赖桂三和广安的郑绰然是川北巨匪头子，冯的北洋军队是经巴中、平昌、仪陇开往营山的。当时郑绰然的匪“棚子”正驻仪、营边境的双河场，对周围各县大肆抢劫，猖獗至极。郑绰然听说冯玉祥的正规大队伍来了，就命他儿子郑启和带领匪队伍往三汇峡“避豪”去了，只有郑绰然一人仍留在双河场未走。为什么？因郑在双河场裹了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姓邵的女人，老大王迷恋女色，不想离开。他认为只要“棚子”拖走了，个人行动秘密一点就莫来头。当冯玉祥大队伍到了双河场之后，四处抓捕郑绰然，风声很紧，郑才急忙逃到石河场（现在营山明德公社）大绅粮陈子元家躲藏起来。双河场有个卸任的团总叫熊正恩，郑绰然曾带了他的过，对郑非常痛恨，熊向冯玉祥密报了郑的住处。冯派队伍直去石河场把陈子元的房子围住，将郑绰然搜了出来押赴双河场，关到冯的旅部里，这是一九一五年阴历八月的事。

小桥的赖桂三，当然知道冯玉祥的厉害，也知道老大王郑绰然被抓的消息。赖心想：一来自己隐蔽得好，二来没有带营山人的过，三来，即或出了什么事，营山的面子人也会站出来说话，所以他就登起不走。殊不知冯玉祥十月份就派去便衣武装将赖桂三逮捕，接着大队伍就到了小桥，赖桂三被抓的消息刚一传出，营山的大小绅粮殷实商号和普通老百姓，都纷纷联名具保，请求释放。冯当时接到的保状竟有六百余份，人名多达几千人。冯见到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惊异。于是冯玉祥放出话说：“那好，送赖回家去吧”。当赖从县城坐着轿子行经骆市、小桥间的五里牌时，就被拉下轿来抢

毙了。事后，馮玉祥召集城区士绅和各界负责人士讲话。首先说明赖桂三长期潜伏营山，指挥附近州、县土匪蹂躏各地百姓的罪恶事实，并列举匪首刘月修绕道、官青山被杀这两件事来证明赖桂三在匪队伍中魔力之大。他还着重指出赖在营山境内虽然没有暴露匪性，但在其它各县甚至外省杀人、放火、抢劫、绑票，什么都干，民众受害极为严重，而这些事都是赖桂三幕后操纵的。此人不除，民众就没有好日子过。馮玉祥在结束讲话时，还特别用“无林鸟不栖”这一譬语，要大家认识赖的本来面目。处决了赖桂三不久，就将在押的老大王郑绰然绑赴北门大操场砍了头，将尸体示众三天。然后又将与土匪串通一气的一些袍哥大爷捉起来，在肚皮内灌水，用杆筒做刑具，只杆得这伙人上清水长流，下粪尿直淌，馮玉祥在营山境内共住了约三、四个月，后经南充到川南去了。

方志熙 吴训古 张国治 口述

文史组整理

营山竞选国大代表之争

一九四七年，正当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时候，蒋介石召开“国大”会议，抢夺总统宝座，妄图欺骗人民，巩固其反动统治。当时的国大竞选，丑态百出，或以枪炮威胁，或以金钱收买，或用官位引诱，闹得乌烟瘴气。营山的国大竞选，更是假得出奇，选得笑人。他以活生生的实人实事，赤裸裸地揭露了国民党所谓的“民选代表”的真面目。这次在营山参加“国大

代表”竞选的六位鼎鼎大名人物，即罗政德、李铁樵、张纯祖、李根固、寇孟波、蔡少航等人。他们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互不相让，争夺激烈。

竞选国大的张纯祖，任过邓锡侯的经理处长，经商找票子确有一套生财之道，但因长住成都，营山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他便利用晋德中学副董事长职务，在一批青年学生中有点印象借此进行活动。其弟县银行经理张德琨为其昼夜奔跑，往来金融界，请客送礼，只要能拉到选票，跑路费、应酬费，要多少给多少，包你满意，看样子声势不小。

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营山中正乡（今丰产）人，对国大代表垂涎三尺志在必得，李根固的亲信李笃生、唐述怀为李上串下联，朝夕奔走于营山各地。李的家乡乡长唐昌衡召开乡民代表会、宗族会支持李竞选，中正乡是唐控制的地盘，唐替李开了些空头支票，说了许多大话，许了不少愿，拉拢选民，参加竞选。

省主席邓锡侯的经理处长寇孟波，竞选国大发表了一个个竞选纲领，把相片印在上面，标语贴在四个城门和大街小巷。寇的竞选班子替寇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为群众谋福利，什么营山兴建设，什么要使营山改观呀，把这些空话作为诱饵迷惑选民。乃弟寇升垓每天东奔西跑，帮他拉票。利用他在大绅士中的影响，吆喝大家出把力，使出绅士的权威，多拉几个选民，即或这次选不出来，替下次竞选打下基础，也要拼命参加竞选。

蔡少航论资历、声望、人事关系都不如人。他看中了国大竞选是一个千载难逢、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可以借此大捞一把政治资本，抬高自己的身价。即使选不出来，来一个

趁火打劫，多少也可以捞得点油水，他死抓住本乡骆市、小桥作基本力量，见人大言不休，将来施政如何如何……。要别人莫忘记了选举他蔡少航。其侄蔡国琛是营山有名的大绅粮，为他出面撑腰打气，四处游说，捞取选票。

营山参议会副参议长罗政德，原是一个小学教员，后来，由科长、保甲干训班教育长，而爬上了副参议长的座位，成为营山数一数二关火的实力人物。罗对竞选国大代表，废寝忘食，利用他在乡保人员中的权威，积极拉拢党团骨干分子和各区乡保甲头目。又以义字号袍哥大爷的身分，指使大大小小的兄弟伙、心腹爪牙为其效犬马之劳。罗想把各方面选票抓到手，他在十人团之外，又新成立了“互助社”，把县上的三教九流，各色各样的人物，都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营山选举局势，他以为不会再费多大力气，再花多少钱，就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正当张、李（根固）寇、蔡、罗五位竞选人，以巨款在县城、区乡的大小餐馆，摆满丰盛筵席。如吃“清明会”之盛况，一日三餐，送往迎来，川流不息。他们利用各自的势力范围、渠道、系统，施展魔力，费尽心机、贿赂选民，竞选活动形成高潮的时候。任过川康绥靖公署秘书长、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老师、营山籍的李铁樵，又由省府通知营山当局，要回营山参加选举国大代表，这是因为李在成都与孙震、黄葑荃竞选成都区立法委员，自量力不如人，如小巫见大巫，才临时改弦易辙，回营山参加竞选的。这一消息传出之后，五位竞选人都瞠目结舌，惶恐不安。但又想到李铁樵远居成都，在营山选民中了解他的人并不多，要逗硬选尚可决一雌雄。罗政德是其中最懊恼的一个，他以为自己实力雄厚，一经选